

深山

小船

云

《中国作家》

进入深山，
太阳却在每一个山角相了
碰上额角，
碰出一片亮光，
碰出一朵焰。

脚下浅江的床
是过去也不记得
发出清脆的声音
就象小虎儿在玩耍

但路是无循环能复，

苏金伞诗选

苏金伞诗文集

SUJINSANSHIWENJI

小舟的轻灵和勇敢，
它穿过风浪和雨线，
小船荡出的波纹，
又随小鸭摇曳不定。

乳鸭

长江的浪花飞溅，
激起的风浪，
浪花飞溅，浪花飞溅，
浪花飞溅，浪花飞溅，
浪花飞溅，浪花飞溅。

苏金伞诗选

苏金伞诗文集

冰心题



李铁城 苏浚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苏金伞诗文集

李铁城 责任编辑 杨贵才
苏 浚 编 责任校对 陈舒植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5 字数563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80623-058-0/I·40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11221335J 郑州大学图书馆



苏金伞 87 岁生日时留影

苏金伞 87 岁生日时留影



(上) 1985 年在山西黄河笔会上苏金伞与诗友们合影

(中) 1978 年与艾青在大庆

(下) 苏金伞与诗人李根红、牛汉、青勃在一起



(上) 40 年代在河大执教时的苏金伞



(右) 1934 年苏金伞夫妇与女儿冰娴

(下) 80 年代的苏金伞





苏金伞夫妇与女儿们



苏金伞与女儿苏溪

序

牛 汉

诗人苏金伞是我的挚亲老友，诗连着我和他的心，命运更使我和他永不可分离。感谢伟大而丰美的人生和诗。

在人世上，我已经活到73岁。有许多年人们把我称作“同志”，又有许多年没有一个人称我“同志”，只朝我“喂”一声，好心人才喊我“老牛”。近20年来，人们喊我先生、老师、诗人、老前辈……多少年来，只有一个人把我叫“亲兄弟”，他就是苏金伞。他不但视我为兄弟，还在兄弟前面加了个热热的“亲”字。他长我17岁，只比我的父亲小3岁，如此地亲爱我，信赖我，令我老泪纵横。这不仅仅是几个字，是从他心里吐诉出来的人间真情啊！

近两年金伞几次来信，希望我谈谈他的诗。他相信我对他的一生和诗非常理解，而且还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深挚的情感的交融。我毫不犹豫，一口答应，自以为写起来不难，甚至用三五句话就能够把他的形象从里到外活脱般地勾画出来（我自小喜欢泥塑和画画）。他的诗我都用心看了，他写于40年代的诗，当时就读过，而且有些诗还是看的原稿，如《头发》那首诗，我记得是在一间简朴的住房，他以纯正的中原腔调为我朗读

了这首诗，他的浓发随着诗韵飘动着。那两年（1946年—1947年）我和他常常在开封宁静的小巷里边走边谈诗。他走路的姿态略有些倾斜晃动，是足球运动员的步伐，据说他善于在奔跑中向球门猛射一脚，有如写一首即兴的小诗。他的湿润而温厚的眼神，爽朗而憨直的微笑，总带出几分童真，握手的劲头让我永远忘不掉，一直能握到我的骨头……但是，这篇序两三个月来几次提笔都没写成。这才感觉到像中原大地一般广阔而深厚的苏金伞和他的诗，论述起来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1988年，我为自己的诗选写一篇后记，几乎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勉强写成；我连写自己都这么艰难，何况写另一位诗人呢！也许正因为写的是自己，或亲如手足的另一个诗人，下笔才会有这么艰难。最熟悉的往往最难以下笔，这是因为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会牵动一段历史，刺痛一块带血带泪的伤疤，乃至追念一生的旧梦和痛苦。

1943年下半年，由青年诗人林汀介绍我和金伞通信。当时我在陕南城固西北大学读书，金伞在伏牛山深处的河南大学教体育。三年之后我在河大当时的校址嵩县潭头镇也流寓了几个月。记得我当时刚刚看过一首金伞的诗《眼睛都睡红了》，写的是一头牛歇晌时酣睡的神态。登在桂林出的一个文学杂志上，语言特别朴素和传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抗战之后，诗坛充满了情调高昂的战歌，很少有人写这类幽静的农村风味的诗。偶有学院气较重的诗，大都是抒发个人的苦闷和忧患，但也能曲折地显示出一些时代的艰苦。还有不少诗人，对大后方的黑暗现象加以猛烈的抨击。而像《眼睛都睡红了》这样朴素而新鲜的诗却极少见到。具有胆识的编者邵荃麟在编后记里赞扬了这首诗。当时我觉得能写出这样有生活情趣的

朴素的诗的，一定是一位个性很强的诗人。当时只有艾青等少数诗人写这样朴素的诗。不去迎合什么，也没有高雅的语言，但情感决不低沉。30年代中国曾有几个以朴素的语言反映农村疾苦的诗人，受到读者的赞扬。抗战以后，极少有谁用如此朴素的语言抒写农村。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苏金伞是一个真诚的农民的儿子。他的诗有一点土气，却觉得亲切，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土气的人。我生长在农村，从不认为土脏；土是最神圣的，对乡土的感情永远不陈旧。当年我们在通信里写些什么，全都忘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是怀着虔诚的仰慕心情向一位前辈诗人求教的。当年和我通信的诗人不过两三人而已。我写得很孤独，然而我那时很狂热和浮躁，心沉不下来，尽管很喜爱苏金伞的语言风格，却不写他那种平实的小诗。

1944年冬天，我到达西安，决心奔赴陕北，到鲁艺学习木刻，没有去成。西安地下党让我编刊物，刊名《流火》，只出了一期。金伞从伏牛山寄来一首题为《徘徊》的诗。当时我革命得很，心里装满了美丽的乌托邦梦想，觉得这首诗平平实实，缺乏点劲头，但也觉得语言沉郁，意境深厚，写出了当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和软弱矛盾的内心活动，而且自嘲的诚挚的情调，显出了另一种清新的气度。直到几十年之后，我才真正领悟到这首诗的深刻的典型意义和它的艺术感染力。这首诗在苏金伞一生的创作中是很突出的，诗的情境具有明显的突破，痛楚地剖解了一颗不安而苦闷的灵魂。比起他40年代后期控诉黑暗、歌颂民主的诗更具真实的艺术魅力，显示出诗人努力挣脱精神困囿的高尚的进取精神，我当年正缺乏这种自省的精神。写到这里，让我想到法国的伟大作家纪德在本世纪40年代曾用沉痛的声音诉说自己的作品是“荒野里的

呐喊”，是一种“道德的倾诉”，纪德把它称作“独立的精神”。《徘徊》里正表露出了与纪德相似的高洁情感和诚挚的人生追求。值得深思的是，纪德的文章和苏金伞的《徘徊》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发表的，这也正是我多年来能以一直记起纪德的这几句话的原因。

苏金伞长达70年的写作经历真实地记录了他一生追求进步的曲折的人生道路和时代加予他心灵的重重的投影。这状况与我国许多老一代诗人的创作历史大体上是一致的。前两年，我与一位河南籍诗人郭宝臣编撰了一本《艾青名作欣赏》，集中精选了艾青1940年以前和平反后两段时间的诗，中间的一大段基本上没有选。我有些不安，是否有点偏激？可艾青同意了这个选法。去年我为一个出版社出版自己一本诗选，书名叫《头尾集》（未出版），五六十年代的诗全淘汰了。这里就有我的某些苦痛的解脱和深深的自省。我读金伞一生的创作，最欣赏他30年代和80年代的诗，还有他晚年的“近作”。它们真正地显示和达到了经一生的沉淀而完成的人格塑造。这里说的沉淀，正是真正的超越和升华。

金伞的诗就我个人的理解和领悟，至少有以下几点特色和素质：

首先，他的一生创作蕴蓄了土地一样朴实和宽厚的品格与精神内涵，对于农民和他们的命运始终是他最大的创作主题。他的诗，不是一般的同情和空泛的歌颂，也不是藉短暂的“深入生活”所获得的那种沾沾自喜的感触。金伞与大地和农民是血亲般的不可分的，是一种命运的亲情。这种人的气质和诗的情境的高度统一，在中国诗人之中几乎是罕见的。更为十分难得的是，他一生从没有背离这个人生的选择。说它是出于

天性和命运,都不算错。因此,苏金伞的诗与他的漫长曲折的人生相依为命。诗人在长长的70年间所开拓的创作境域,正如一片古老的中原大地,放眼望去,平展的,表面上不见高山峡谷,也感觉不到远近有什么大的倾斜,然而却大地似的稳定、宽广、厚实、永恒。

其次,读苏金伞本人,如同读他的诗;读他的诗如同读他本人。这是我和他半个多世纪的亲密交往最突出的体验,不是凭印象、分析和想象得来的,而是在心灵的相互感应和融合之后不知不觉地产生的理解。苏金伞的人和诗,最大的特色和素质是:自然和清白。这清白不是平淡或空洞,而是酒的醇净和透明,是经过人生的种种遭际,经过一生的参悟而酿出的。他的语言自然而明朗,从不故弄玄虚,迎合世俗,虚情假意。能够保持这种真情实意,而且坚持一生,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便是性格和毅力,以及高尚情操的体现。有许多诗人,甚至是很影响的诗人,却很难如此清白和自然,他们难免还有被污损和异化的痕迹。

第三点,苏金伞的语言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跟语言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从他的诗里找不出一句是从辞典里引用来的,因而他的诗没有学院式的高贵和典雅,也没有教化人的声调。写于4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诗如《斑鸠》、《雨后》、《窗外》、《黄叶》、《芦花和棉絮》等等,就具象地显示和创造出清白自然的人生境界:人与大自然亲密而和谐;诗的语言是人类的,也是大自然的,它们共生共存,没有隔阂。在《雨后》这首诗里,写到燕子用紫色的胸脯,在麦浪上恣意地翔泳着。“翔泳”这个词乍看有点生僻,细细地咀嚼又觉得真切新鲜,是真正的创作,诗人写出了燕子所以快活的体验,还写出了诗人审美的通感:

而我，
也用手掌
在麦芒上轻轻地抹过。
于是，我的手掌，
也像长满了茸毛，
我的身上
也像生了翅膀，
我也有了燕子的感觉了。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呢？在中国，新诗近80年的历史中，很难找到如此不同寻常的神秘而又有美丽诗意的诗作。在这首诗的境界里，人类诗意地栖息着，燕子诗意地栖息着，麦穗也是诗意地栖息着。这是诗人的梦境或理想，是一个美的真的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和谐的精神世界。这种诗情和境界，直到诗人晚年的诗作里，仍然在不息地延续着，拓展着，没有枯竭，没有衰颓。

第四点，诗人有不泯的童心和真心。年过90，居然写出了许多跳动着童心的清新诗篇，如《早晨与孩子》。诗人一生，从童年到壮年到晚年，对早晨的太阳和孩子始终赋予永恒而浑朴透亮的诗意，显示出诗人的童心和一生的追求与创造所达到的境界。前两年，谢冕在1994年第4期的《诗探索》中，把苏金伞写于1992年的《埋葬了的爱情》作为诗歌精品加以点评，将这首诗誉为“古今第一等文字……是无遮拦、不作假、率性而为，发自童心……像苏金伞《埋葬了的爱情》这样的诗，看似平淡无技巧，一般人却写不成，因为在它们的浑朴天成之中凝

聚了诗人毕生的艺术经验。”我十分赞赏谢冕以上的评语。这首小诗，只有 15 行，录引在下面：

那时我们爱得正苦
常常一同到城外沙丘中漫步
她用手拢起了一个小小坟茔
插上几根枯草，说：
这里埋葬了我们的爱情
第二天我独自来到这里
想把那座小沙堆移回家中
但什么也没有了

第二年我又去凭吊
沙坡上雨水纵横，像她的泪痕
而沙地里已钻出几粒草芽
远远望去微微发青
这不是枯草又发了芽
这是我们埋在地下爱情生了根

诗的后面，金伞有一个注：“几十年前的秋天，姑娘约我到一个小县城的郊外。秋风阵阵，因为当时我出于羞怯没有亲她，一直遗憾至今！只能在暮年的黄昏默默回想多年以前的爱情。”

这个简短的注也是诗，十分地完美，而且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想想看，这是出于一位 86 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手所写的诗和注文啊！前几年，我在诗人的住处与他欢宴，他的手颤

抖得把一杯酒洒了一半。近几年，他给我的信，每个字都在颤抖。但是，小诗和注文里却满满地斟着诗人的不朽的情爱，使这首诗真正地成为千古绝唱。是的，真正的爱情，永远秘藏在心里，默默地，几十年过去，仍活在心里。只要心仍跳动着，爱情就不会被埋葬。

金伞的一生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也写过数量不少的散文和回忆，以及评论文章。十几年前我看过他写的长达几万字的自传性回忆，写得那么真挚，正如他的诗一样没有丝毫的雕琢和夸张，朴朴实实，自自然然，通篇文字如血管里灼热的血在汨汨地流动。

最后，引诗人艾青《诗与时代》中的一段话作为序的结语：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的创作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前面的。唯有不拂逆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1996. 10. 20.

风雨连宵骤 晚霞晴满天

——《苏金伞诗文集》序

李铁城

我国当代著名诗人苏金伞先生今年已达 90 高龄，在他 88 岁生日的时候，诗人周良沛写道：“我在台湾亲眼看到许多诗名很大的诗人，至今很珍贵地保存着年轻时苏金伞诗歌的手抄本，使我大开眼界。”“台湾诗人吴晟先生一再请我替他买一部苏金伞文集，当我告之大陆还没有出过这本文集时，他大为不解。”我们从中除了可以感受到苏金伞的诗歌的巨大影响外，同时也传达了多年来海内外广大热爱他的诗歌的读者，一直希望能得到他的全集永远珍藏的愿望。然而，这对于一个艺高财乏、品优“术”劣的老诗人来说谈何容易。现在在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下，他的文集终于得以付梓了，这不仅是诗人本人之幸，更是广大读者之幸！

先生生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少幼之时曾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早年在开封第一师范就读时又受到当时蓬勃开展的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喜欢上新诗，但同时也喜欢上足球。于是，一边驰骋在绿茵场上，一边在诗丛里徜徉。1926 年，在创造社办的《洪水》上发表了散文诗《拟拟曲》，在今天看来这还比较幼稚的试笔正标志着他的诗歌生涯

的开始。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和以后整个40年代,诗人基本上过着颠沛流离、忧心忡忡的生活。山河破碎,田园荒芜,国难民瘼煎熬着诗人的心,但他的创作却一直处于旺盛状态,诗艺走向成熟,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1934年《雪夜》发表在《新诗》杂志上,曾被闻一多选入《现代诗抄》。他的其他作品也先后出现在《大公报》、《七月》、《文艺阵地》、《诗垦地》、《青年文艺》等全国各地报刊上,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与喜爱。1947年诗集《地层下》收入臧克家主编的创造丛书,由上海群星出版社出版。1928年与嵇文甫、李俊甫、王毅斋等奔赴解放区。次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窗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0年他的诗《三黑与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1年,诗集《入伍》出版。由于长期以来极左路线为害,先生先后在“反胡风”、“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磨难,受难长达30余年,这很自然地形成了他创作的低谷期,造成了不可弥补、令人心痛的损失。诗人真正在政治上的解放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他的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的到来。虽然先生此时已近80岁高龄,但却青春焕发,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创作之中,尽情挥洒心中的美感,佳作纷呈,珠玉竞辉,他的诗艺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期间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出版社出版了《苏金伞诗选》与《苏金伞新作选》。近年来先生虽然体弱多病,但仍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时有佳作问世,令广大读者为之惊喜不已。

苏金伞一生沉醉于诗,献身于诗。但由于数十年来政治上坎坷的遭际,再加促居外地,与外界交游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的诗艺所应产生的更大的社会影响。此次结集